

街面忆往

编者按：

1861年烟台开埠时，烟台街已是繁华之地，太平湾码头船只南来北往、北大街一带集市兴盛、染坊街周边店铺林立。这里曾是一城烟火气聚集地，也曾引来侵略者的垂涎掠夺。而今漫步烟台山下，芝罘仙境老街新生，一片繁华盛景是对老街荣光的传承，更是一座现代化都市在奔向未来的征程中珍藏的城市记忆。

翻开老烟台街画卷

木刀



上世纪初的太平湾码头。

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再现了古代都市的热闹场景。昔日的烟台街，其实也有一幅动态的《清明上河图》，这幅画卷离我们的视野并不久远。

1861年烟台开埠后，烟台山下建起了管理机构东海关，对外贸易和南北贸易的兴起，很快吸引了众多国外和南方的商人，尤以广东人居多。于是，出现了一条广东街，就是现在可以看到的那条广东街。广东街西部就是芝罘湾码头，旁边的阜民街就是渔民集中居住的地方，那里也就成了海产品集市了。穿过北马路就是今天的华茂小区，那里就是当时的商业、文化、艺术中心。

每天清晨，东河、西河两岸的人们穿过道道小桥，交汇于此，或闲逛、或采购，忙得不亦乐乎。那里有以瑞蚨祥为代表的绸缎庄一条街、以生生堂为领头雁的中草药一条街等等，而钟表、金融、邮政、古玩、洋货则主要集中在朝阳街一带。道署街是官衙所在地，周围则到处是店铺、到处是人群；经过几百年的繁衍生息和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催生、培育，当时的市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了，也许是希望买卖兴旺吧，又开了一条街，就叫“兴隆街”。还不够用，又出现了二道兴隆街和三道兴隆街，向南穿过南大街，一直到今天的建昌南街一带，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草市，后改为煤炭市场。这些商业街经营范围广泛、品种丰富，节假日、大集日人山人海。

向东一点儿的丹桂街一带就是当时规模很大的文化娱乐街区。丹桂戏院是京剧票友的最爱，街头的杂耍艺人被看热闹的人围得水泄不通，卖唱的艺人婉转的歌喉不断迎来人们的声音喝彩。小吃摊位更是比比皆是，烟台馄饨、烟台片汤、杠子头、海鲜馅饼、烟台焖子……那是应有尽有、不胜枚举。往南看去就是宏伟的福建会馆，那里供奉的是妈祖娘娘。放慢脚步，往北一些就是远近闻名的“大庙”。当时的大庙规模不小，由多座殿堂和院落组成，现在留下的大庙戏台只是其冰山一角罢了。

振华商厦附近的染坊街（以后改名叫宴芳街），面积并不太大的地域，纵横就有三道染坊街，大小洗染加工店铺七八十家，店铺云集、户户比肩，其激烈竞争的程度可想而知了。那里也是烟台织布和印染工业的发祥地。

走出染坊街往西走去，就来到了大海阳河边，河上有一座拱形石桥，名字是罗锅桥。再往西走几百米，那里的通伸河畔有古老的“烟台马车店”，来自青岛、海阳、莱阳方向的商贾会在这里安顿歇息或小憩，周围遍布着大小旅店……

直到上世纪70年代，东至东河（今解放路）岸边、中有西河（今西南河）、西至大海阳河畔，小桥座座，垂柳成荫，沿河沿街有很多的店铺。

如今的烟台街画卷变得更美了，朝阳街街城里“修旧如旧”的历史风貌尤在，更多的地方已经旧貌换新颜，成为现代繁华都市的一部分。

西洋人逛烟台街

木刀

1862年秋的一个黄昏，6岁的奇山所张氏后裔张宝麒放学跑回家里，惊怯怯地和大人说，可了不得了，可了不得了，我在街上看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人！

原来，从私塾刚放学的孩子们看到了一群走在马路上的高高瘦瘦的西洋人，他们深眼窝、大鼻子、大胡子，与中国人大相貌迥异。

这是烟台继1860年夏出现法国军舰之后，第二次出现大批的西洋人，他们第一次大摇大摆到烟台街腹地看光景儿。

按照《中英天津条约》规定，这时的烟台已在西方列强的威慑下被迫开埠，成立了东海关。消息传回欧洲，大批西洋人涌进了烟台腹地。

这批闻风而来的西洋人成群结队，游逛在烟台街上，他们在海关街附近吃罢早茶，伸伸懒腰，打着饱嗝，沿着街道闲逛。当时的海关街东侧，玉器店、银号、杂货、古玩、土产店铺比比皆是。广东街西部是芝罘湾码头，旁边的阜民街是芝罘渔民集中居住的地方。西洋人在广东街一带先游览了海产品集市，接着就到了太平湾码头，看到了大量的帆船停在港内，各色旗帜迎风招展。

接着，他们便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穿过北马路，到了龙王庙附近。站在龙王庙的塔楼上远望，西洋人在东南方不远处看到一座城池，灰色的城墙十分宏伟，城墙的东西两侧有两条河流，有行人在小桥上穿行。西洋人通译在路牌上看到了面上街、菜市街、鱼市街，便顺道一路走一路看，这些街上农副特产应有尽有，价格之低廉，令他们大为惊奇。

时近晌午，西洋人在南鸿街的鲁菜馆品尝中国美食后，继续西行到了染坊街，发现面积并不太大的染坊街上，大大小小的洗染加工店铺几十家，均为世传，晾晒于街头巷尾高架子上的布料织物五彩缤纷，随风飘扬，如万国旗。

西洋人看得有点蒙，正是在这里，放学回家的奇山所后裔十一代孙张宝麒与逛街的洋人碰面了。这一看不要紧，把孩子惊得不轻，直喊害怕。小孩子并不知道，他的家乡已经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了！

烟台街上一番浏览观光，西洋人对烟台的富庶惊叹不已，回到旅社，他们对英国公使的“远见卓识”钦佩不已。当年英国公使最初确定的开放口岸为登州，实地考察后才感觉那地儿有些偏僻，且海面狭窄。英国公使乘船东行，至烟台芝罘海面，发现港阔水深，船只如织，俨然一处繁华的海港，遂要求将烟台芝罘改为通商口岸。英国公使约翰·克斯说，打开清帝国的大门，这处滨海富庶之地不得不开埠，是赚取财富的好机会。

当时的普通百姓，用异样的眼光看着这些金发碧眼的大鼻子洋人，对他们的到来却不置可否。

渐渐地，北山下新设的兵营门外有了西洋人站岗，山顶山下的土地也被西洋人占去或买去了，盖起了很多异国风情的房子。西风东渐，洋人开办的银行、洋货商行、邮局、西洋古董店、舞场、酒吧、理发店、钟表店、咖啡厅、西医院、俱乐部、教堂、电影院、洋学堂纷纷冒出来。

时光悠悠，一去就是38年，烟台街上又来了一批西洋人。当时已是庚子年（1900年），中华民族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中。在八国联军侵华前夕，各地都涌进很多的外国人，他们深入了解清末中国的国情，图谋的正是经济和战争侵略。正是在这一年，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。

烟台山下朝阳街

林春江

来烟台切不可错过烟台山。

烟台山是烟台的标志和象征，是烟台厚重历史的根系所在。烽火台、忠烈祠、风格迥异的近代建筑，古桑树、燕台石、灯塔，构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画。

拾级而上，端庄的冰心老奶奶雕塑坐在一张靠背椅里，面容慈祥，眼神温和。轻轻走进纪念馆，游客虽多，却阒无人声。冰心原来用过的旧物，一桌一椅，颇是粗糙，质朴中却透着高贵。冰心与烟台的渊源极深，她小时候随父亲从福建闽侯来到烟台海军学校，定居于金沟寨，一住就是数年。孩提时代，冰心几乎逛遍了烟台的山山水水，熟稔烟台的一草一木，尤其是烟台这片蔚蓝的海。在冰心晚年的记忆里，魂牵梦绕的就是烟台的海以及淳朴好客的山村百姓。

烟台山灯塔像一柄出鞘的利剑直刺天宇，站立在数十米高的顶端，不禁心旷神怡。凭栏远眺，繁华的市区以及无垠的大海尽收眼底。山在城中，城在树中，树在楼中，楼在海中，人间仙境，虚幻缥缈。山的秀丽，海的神韵，历史的厚重，文化的博大，让我领略到这座沿海城市的内涵和精髓。小心翼翼地爬上连心桥，桥下是汹涌澎湃的海水，已是惊心动魄，更别说过桥了。铁链的扶手上密密麻麻挂满了一把把爱心锁，汹涌的波涛见证了美好的情感。远处，万吨巨轮正欲起航，雪白的海鸥欢快地鸣叫。微带腥味的海风，从我面前呼啸而过，深蓝色的大海，浩浩淼淼。那海水下面，似乎奔涌着一股力量，气势磅礴，沛然莫御，也许这就是烟台深处的力量，让人沉静和安稳。

烟台山下的朝阳街，南起北马路，北至海岸街，全长400米。它见证了烟台开埠的繁华过往，成为港城开埠文化的根脉所在。徜徉其中，克利顿餐厅的牌匾赫然醒目。半圆拱形的窗棂，灰红相间的墙砖，德国哥特式的城堡建筑，历经一百多年的风风雨雨，仍然默默地矗立在那儿，诉说着悠悠往事。修葺后的朝阳街，结合烟台本土特色，打造出烟台独特的葡萄酒文化：以“乔尔卢布松”为代表的国内外旗舰餐饮，以“贰麻酒馆”为代表的新潮酒吧，荟萃一堂。紫红色的巨型酒瓶横陈空中；“老北京铜火锅”的黑底红字熠熠生辉；“荣祥音乐酒馆”发出柔和的蓝光，夺人眼球；淡红色的“公社”让人瞬间回归；高大的银杏树，圆形的喷泉，金黄色的雕塑，配以二层或三层的精致小楼，二楼的凸出式阳台花团锦簇，楼下，游客坐在木制座椅上，言笑晏晏，轻松惬意。这里，是烟台曾经最繁华的过往，而今，变得摩登和新潮，凭借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内涵，重新走向繁荣。

喜欢在朝阳街上走来走去。朝阳街是新潮的，又是传统的；是有时代感的，又是怀旧的；是有历史的，又是活力四射的。她满足了人们对于多元性文化的需求，慰藉了人们日益焦渴的心灵，与厚重而灵动的烟台山一起，丰富了烟台的文化底蕴，涵养了人们的精神。

在这里，你会遇见一个有深厚文脉和悠久历史的烟台，你会遇见一个现代和传统并存的烟台，你会遇见一个山海共生景致旖旎的烟台，你会遇见一个包容万物放飞自我的烟台。